

世界文学名著 ·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一辑

简 · 爱



金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一辑

简·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付悦译



Y0056496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著;付悦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1999. 5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ISBN 7-80084-236-3

I. 简… II. ①夏… ②付…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356 号

责任编辑: 张朴远 孙德全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850×1168 毫米 1/32 16.5 印张 413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84-236-3/I · 32



前 言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于一八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生于英国北部一个贫穷的牧师家庭。她自幼丧母，家境贫寒，但学识渊博的父亲的教导，为其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的妹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也是知名作家。一八四七年夏洛蒂以柯勒·贝尔的笔名出版了《简·爱》，引起轰动。一家三姊妹同为作家，成为文坛佳话。夏洛蒂生活十分不幸，弟弟、妹妹都因病早逝，而她自己到三十八岁才结婚，只过了半年的幸福生活，就于一八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因病去世。

夏洛蒂·勃朗特以充满激情的笔法，塑造了简·爱这样一个谦谨、坚强而有独立精神的形象。简·爱幼年父母双亡，寄人篱下，饱受欺凌；后来又进了孤儿院，受尽磨难。她贫穷、矮小、貌不惊人，但她凭着一颗坚强高尚的心灵，自尊自立，做家庭教师自食其力，又与主人罗切斯特先生相爱，她的爱真诚炽热，但又坚决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正因如此，她曾忍痛拒绝了沦为情妇的命运，而经过种种艰难，终于获得了最真诚、珍贵的爱情，这样一个心灵高洁，维护自尊的新型女性形象，丰富了文学史的画廊，《简·爱》这本书一百多年来也久盛不衰，深受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

一九九八年六月



夏洛蒂·勃朗特



序

《简·爱》的第一版没有必要写序，所以我没有写。这第二版却需要稍写几句致谢的话和几点说明。

我应当对三方面致以谢意。

感谢读者以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的故事。

感谢报界以真诚的褒扬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进取者开辟了公平竞争的园地。

感谢我的出版商以他们的眼光、他们的魄力、他们的求实精神、他们慷慨的坦率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无人提携的作者伸出了援手。

对我来说，报界和读者过于模糊笼统，我也只能笼统地向他们表示我的谢意，而我的出版商却是实实在在的，还有那些宽宏的评论家也是实实在在的，他们鼓励我，只有那些大度高尚的人才会那样鼓励一个艰苦奋斗的素不相识的人。对他们，也就是我的出版商和杰出的评论家们，我要诚挚地说，先生们，我由衷地向你们致以谢意。

在感谢了那些帮助我、支持我的人以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就我所知，他们人数不多，但也不能因此就对他们视而不见。我是指少数几个大惊小怪、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他们对《简·爱》这类书的倾向表示质疑。在他们眼中，凡是不寻常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在他们听来，任何对偏执——这一罪恶之母——的抗议，似乎都是对虔诚——上帝在人间的摄政王——的亵渎。我要向这类怀疑者指出一些显而易见的差异，我愿提醒他们一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并不等同于道德，伪善也并不等于宗教。非难前者并

不等于谴责后者。掀去法利赛人^①脸上的假面具不等于冒犯了荆冠^②。

这些事情与行为正是截然相反的，它们间的差异大得犹如善恶间的差异。人们经常将两者混淆，而它们实在是不应混淆的。表象不应该被误认作真理；那些只知取悦和推崇少数人的狭隘的世俗说教，决不应该取代基督救世的教义。我再重复一遍，它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清晰醒目地在二者间划出一条分界线是一件好事而非相反。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这些概念被区分开，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混淆它们，觉得把表象视为真实价值、刷白墙壁以证实神殿的神圣是很方便的事。世人也许会憎恨那个敢于探究与暴露、敢于剥去镀金而呈现出下面的黄铜、敢于深入墓穴揭示其中尸骸的人。但憎恨归憎恨，世人还是受惠于他。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在为他作预言时从不说吉语，只报凶言。他或许更喜欢基拿拿的那个善奉承的儿子。然而，亚哈当初不听信谗言而听以忠告，他倒有可能逃过一场血光之灾。^③

当代就有一个人^④，他的话不是说来迎合那些只爱听奉承话的耳朵的。在我看来，他来到社会上的人物面前也正像音拉的儿子来到犹大和以色列诸王驾前一样，他说出的真理同样深刻，说出的话也同样如预言般有力，他的神态也同样毫无畏

① 法利赛人 (Pharisee)：古代犹太教中一个教派的成员，据《圣经》记载，他们是言行不一致的伪善者。

② 荆冠 (Crown of Thorns)：据《圣经》记载，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前，曾被人戴上以荆棘编成的冠冕，以示对他的戏弄。

③ 据《圣经》记载：以色列王想攻取基列的拉末，召集了众多先知卜问吉凶。先知米该雅预言此次进攻必遭溃败，而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则迎合亚哈的旨意，预言必胜。亚哈囚禁了米该雅，率兵出征，结果在基列的拉末城中箭流血身亡。

④ 指英国小说家萨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代表作有《名利场》等。

惧、大胆坦率。写《名利场》的这位讽刺家得到了上层人物的褒奖吗？我说不上来。但我想，被他投掷了讽刺的火药、照射了他谴责的闪电的人中，如果有些人能及时听从了他的警告，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或许还能自基列的拉末的厄运中逃脱。

为什么我提起这个人呢？读者啊，我之所以提到他，乃由于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比起他的同时代人所能见识到的更为深刻和无以伦比的智者。由于我把他看做是当今的首屈一指的社会改革家，是能扭转当今颠倒的时世的工作团的当然领袖，是由于我觉得还没有一位评论者找到了与他相称的比拟，找到了能恰如其分形容他才华的语言。他们说他像菲尔丁^①，他们谈论他的机智、幽默和他那诙谐的力量。说他像菲尔丁就像说雄鹰像秃鹫一样，菲尔丁会扑向腐尸，而萨克雷却不会这样做。他机智敏捷，幽默风趣，然而这与他严肃的才智之间的关系却正像于夏云边缘上嬉闹的片状闪电与隐匿于乌云深处致命的电火花之间的关系一样。最后，我之所以提到萨克雷先生，是由于我要把这第二版的《简·爱》献给他——设若他乐意接受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奉献的话。

柯勒·贝尔^②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①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等。

② 柯勒·贝尔：本书作者最初发表这部作品时所用的笔名。

第三版附记

利用《简·爱》第三版提供的机会，我再向读者申明一下，我如果能称得上小说家，只是靠这一部作品。因此，如果将其他小说的创作也归功于我，那即是将荣誉放到了它不该放的地方，而使应该获得此荣誉的地方得不到它。

这个申明将用以纠正那些可能已造成的错误，并将防止今后再犯这样的错误。^①

柯勒·贝尔

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三日

^① 勃朗特三姐妹在一八四六—一八四七年间出版各自的小说，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妮斯·格雷》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分别使用了埃利斯·贝尔和阿克辛·贝尔和柯勒·贝尔的笔名。被人误认为是同一人的作品，因此本书作者在此纠正错误。

谨 以 此 书

献 给

威 · 梅 · 萨克雷先生

作者

第一章

那一天是不可能外出散步了。没错，那天上午我们还在疏落的灌木林间信步游逛了一个钟头，可到吃午饭时（没客人来时，里德太太的午饭总是吃得很早），就刮起了冬天特有的凛冽的寒风。凄风夹杂着苦雨，寒气透骨，这就不可能再去外面活动了。

我倒正中下怀，我素来不爱远出散步，尤其是在寒冷的下午。我最怕直到阴冷的黄昏才能回到家里，手脚冻僵了不算，还得忍受保姆白茜的训斥，弄得心烦意乱。再说我体质不如里德家的伊丽莎白、约翰和乔治安娜，不免感到自卑。

我刚才提到的伊丽莎白、约翰和乔治安娜这时都在客厅里，团团围坐在他们的妈妈身边。而她斜靠在炉边的沙发上，让几个心肝儿簇拥着，他们这会儿既没在争吵又没有哭闹，这让她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我呢，她早就不让我跟她们呆在一块儿了，她说，除非她能听到白茜的报告并且自己亲眼证实，发现我确实在努力培养一种童真随和气质和可爱的更活泼举止。就是说，一种更欢快、更坦率、更自然的品行。否则，她没法让我也享受到只有知足快乐的孩子才配享受到的待遇。

“白茜说我干了什么啦？”

“简，我可不喜欢吹毛求疵，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再说，一个小孩子家这样打断大人的话，可太不应该了。找个地方呆着去，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就别再做声。”

客厅旁边是间狭仄的早餐室，我悄无声息地溜了进去。那儿有个书架，我很快就找到一本书，我特地挑了一本插图多的。我爬上窗台，缩起脚，盘腿坐下，像个土耳其人那样。又把云纹呢的红色窗帘拉得几乎完全合拢，这样我就加倍隐蔽地安下

身来。

猩红窗幔的重重褶裥遮住了我向右的视线，左边则是明亮的玻璃窗。它使我得以免受十一月里阴冷天气的侵袭而又不把我与外界景物隔开。在翻书的空歇，我偶尔远望一下这冬日午后的景致。远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雾霭，近处是湿漉漉的草坪和风雨摧残下的灌木丛。一阵持续凄厉的寒风，把绵绵的冬雨吹得横扫而过。

我重又埋头看书，那是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①。总的说来，我对书的正文兴趣不大，不过虽说我还是个孩子，书中有些文字说明我也还不能当它是空白而一带而过，里面有描述海鸟栖息处的，还有只有海鸟居住的那些“孤寂的岩石、海岬”，还有挪威的海岸，从它最南端的林内斯或者纳兹到北角之间，许多岛屿星罗棋布。

那里，北冰洋翻滚着巨大旋涡，环着北方极地阴郁的岛屿呼啸，大西洋的波涛汹涌，注入风狂雨暴的赫布里狄群岛。^②

还有一些我不能随便翻过的地方，包括书中提到的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新地岛、冰岛和格陵兰那寂寥的海岸，还有那“辽阔的北极地带，那大片荒凉沉寂、杳无人烟的地区，那里常年冰封雪冻，无数个寒冬积聚形成的坚硬冰原，晶莹光滑，就像阿尔卑斯山一般峰峦叠嶂、层层高耸，它们环绕极地，凝聚着严寒无穷的威势”。对这些颜色惨白的地区，我有

① 比维克(Thomas Bewick, 1753—1828)：英国木刻家，他的书籍插图很有名。他为柯茨编写的《英国禽鸟史》一书所作的插图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② 这是苏格兰诗人汤姆逊(James Thomson, 1700—1748)的诗歌《秋天》中的句子。

我的想法，就像所有那些朦胧浮现在孩子脑海中的半懂不懂的概念那样，虽然模糊不清，却又活灵活现。这些说明文字都与后面的插图相关，这使那伫立在波涛翻滚，浪花飞卷的大海中的礁岩，搁浅在荒寂海岸上的木船，和那从云隙中窥视沉舟的幽灵般的冷月，都变得更加意蕴悠长。

那孤寂凄楚的墓地上究竟笼罩着什么样的一种情调，我说不清。那里有镌刻着铭文的墓碑，一扇门，两株树，视野被断壁颓垣围住，显得很狭仄，一弯初升的新月，表明那是暮色苍茫的时分。

在死寂的大海上，两艘船停泊着。我想那一定是海上的幽灵。

魔鬼自身后按住窃贼的背包，我赶紧跳过这页，这场面太吓人了。

这里又是一副恐惧的景象：头上长角的玄色怪物高踞在岩巅上，远远地望着是一群围着绞架的人。

每幅画都描述着一个故事。虽然我的理解力还不够强，鉴赏力也欠缺，总觉得它们神秘得无从理解，但仍感到它们有很强的吸引力，就像白茜有时在冬天的夜晚讲的故事那样。当然那得她心情好。她会把熨衣板搬到育儿室的壁炉旁边，让我们在她身旁围坐。她一边熨着里德太太的挑花裙边，把里德太太的睡帽边缘烫出褶裥，一边讲些爱情和冒险的故事，让我们这些热心的孩子们饱听一顿。这些故事大都取材古老的神话或更古老的歌谣，要不就是后来我发现的来自《帕米拉》和《莫兰伯爵亨利》^①。

我把比维克的书摊开放在膝上，那一刻我真快活，至少是

① 《帕米拉》：英国作家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作品，是英国文字史上最早的家庭伦理小说。《莫兰伯爵亨利》：韦斯利（John Wesley）根据布鲁克（Henry Brooke）小说删节而成的一部畅销小说。

自得其乐。我只怕别人来打搅，可它偏偏来得很快。早餐室的门突然打开了。

“嘿！忧郁小姐！”是约翰·里德的声音在叫嚷，他突然停下了，发现屋子显然是没有人。

“见鬼，她去哪儿了！”他接下去喊，“丽茜！乔琪！^①简不在这，告诉妈妈她出去淋雨了，——坏东西！”

“幸好拉上了窗帘。”我想，同时急切地希望他别发现我藏身的地方。其实约翰·里德是发现不了的，他这人眼神和头脑都不灵光。可惜伊丽莎只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就立即说道：

“她在窗台上呢，准没跑，杰克^②。”

我赶紧跑出来，一想到会被这个杰克拖出来，我就吓得要命。

“你有什么事吗？”我战战兢兢地问。

“你该说‘你有什么事吗，里德少爷？’”他这么回答我，“我要你到这儿来。”他说着，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打了个手势，要我过去站在他跟前。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学生，比我大四岁，我才十岁。按他的年龄说，他长得过高过胖。他肤色灰白，显得很健康。他大脸庞，五官粗糙，四肢粗壮，手脚很大。因为吃起来总是狼吞虎咽，他肝火旺盛，目光无神，脸颊松弛。这时候他本该住在学校里，可他妈妈却把他接回家来住两个月，理由是他“身体欠佳”。他的老师迈尔斯先生断言只要家里少给他捎去些糕点甜食，他肯定会过得更好。可当妈妈的却听不进这样的苦口良言，宁可接受另一种较高尚的看法，即约翰的脸色不好全因为用功过度，要不然就是想家。

约翰对他的母亲和姐妹没多少感情，对我则是反感。他欺

① 《米拉博》(Mila) 是伊丽莎的昵称；乔琪：乔治亚的昵称。

② 杰克：约翰的昵称。

负我和虐待我远不止每星期两三次，也不止每天一两回，而是接连不断。以至于他一走近，我身上的每根神经都会害怕，骨头上的每块肌肉都会抽紧痉挛。有好多次，我被他吓得魂灵出窍，因为无论他对我恫吓还是虐待，我都无处喊冤。仆人不肯因为帮我而得罪了他们的少爷，里德太太对此则干脆装作一无所知，她从来看不见他打我，也从来听不见他骂我，虽然他经常在她的眼皮底下干这些，当然，背着她时就更多了。我习惯了对于约翰顺从，于是我乖乖走到他的椅子跟前。有两三分钟之久，他朝我伸着舌头，差不多要伸断了他的舌根。我明白他接着就要动手打我了，我一边紧张，一边又不禁仔细打量这个马上就要动手的人的可厌的面孔。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念头，因为他一言不发地狠狠给了我一拳。我跟跄一下，从他椅子前倒退了一两步才稳住了身形。”……

“这是惩戒你刚才竟敢无礼地顶撞我妈妈，”他说，“还有你刚才鬼鬼祟祟躲在窗帘后的举动，还有，两分钟以前你眼里阴阳怪气的神情，你这只耗子！”

我听惯了约翰的斥骂，所以根本没想到回嘴。我全身心地思量着她何躲过谩骂后那顿殴打。

“你躲在窗帘后干什么？”他问。

“我在看书。”

“把书拿来。”

我去窗前把书拿了回来。

“你不配拿我们家的书。妈妈说过你是个靠别人养活的人。你没钱，你爸爸一分钱也没留给你。你该去要饭，而不是在这儿跟我们这样体面人家的孩子一起生活，跟我们吃一样的饭，穿着妈妈买来的衣服。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让你再不敢乱翻我的书架，那全是我的，这整幢房子也是我的，不过是再等上几年就是了。滚，站到门口去，别挨着镜子和窗子。”

我按吩咐做了，开始我还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但随即

我就看到他举起那本书来，掂了掂，起身拉起架式要把它扔过来，我本能地惊叫着往旁一闪，但已经来不及了。书扔了过来，打到我身上，我跌下去，头撞在门上，皮磕破了，血流了出来，痛得要命。此刻我的恐惧已经超过了极限，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心情。

“你是个残忍的坏孩子！”我说，“你简直像个杀人犯，像个监工头……你像个罗马暴君！”

我读过哥尔斯密^①的《罗马史》，对尼禄、克利古勒^②这些暴君已经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还在心里暗暗把他们和约翰作过对比，不想这会儿大声嚷了出来。

“什么！什么！”他叫喊起来，“她胆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伊丽莎、乔治安娜，你们听见没有？我能不去告诉妈妈吗？可我先要……”

他向我猛冲过来，我觉出他揪住了我的头发，攥住了我肩头，气急败坏。他在我看来活脱脱就是一个暴君、一个杀人犯。我觉着有几滴血从我头上淌到脖子里，剧痛难忍。这种感觉一时压倒了恐惧，我发狂似地与他扭打在一处。不知道自己的双手到底干了些什么，只听见他的叫骂声“耗子！耗子！”。帮手就在他身边，伊丽莎和乔治安娜早已跑上楼去找来了里德太太。她转眼就来到现场，保姆白茜和使女阿葆特在身后跟着。我们给分开了，只听见她们说：

“哎哟哟，这么撒泼，竟敢打约翰少爷！”

“这么发脾气，真没见过！”

末了，里德太太又添了一句：

“把她拖到红屋子里关起来！”立刻就有四只手抓住了我，把

① 哥尔斯密（1728—1774）：英国作家，代表作为《威克菲牧师传》等。

② 尼禄（37—68），克利古勒（12—41）：古罗马皇帝。前者以荒淫无道著称，相传曾火烧罗马城；后者暴虐疯狂，自称为神。

我拖上楼去。

“抓住她胳膊，阿葆特小姐，她简直像只疯猫。”

第二章

一路上我都在反抗挣扎，这在我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这大大加剧了白茜和阿葆特对我的厌恶。我实际上是有点不能自制，就像法国人常说的那样忘乎所以了。我心里清楚一时的反抗早已给自己招致难以想像的惩罚，因此像一切造反的奴隶一样，我在绝望中横下心来，反抗到底。

“抓住她胳膊，阿葆特小姐，她简直像只疯猫。”

她又“不害臊！不害臊！”使女喊着，“多吓人的举动哪，爱小姐，居然打了少爷，你恩人的儿子，打起你的小主人来了！”

“主人！他是什么主人？难道我是佣人吗？”

“不，你连个佣人也比不上，因为你白吃白住，却什么活儿也不干。行啦，坐下吧，好好反省一下你那臭脾气。”

此时她们已经把我拖进了里德太太所说的那间屋子，把我按在一张凳子上，我不由得弹跳起来，她们的两双手立刻抓住了我。

“你要是不肯乖乖坐着，就把你捆起来。”白茜说，“阿葆特小姐，把你的吊袜带借我用用，她准会一下子就挣断我那副的。”

阿葆特开始把要用的带子从她那粗腿上解下来了，这种捆绑前的准备，和它所包含的加倍难堪的耻辱，倒使我激愤的情绪微微冷静了些。

“别解啦，”我喊道，“我不动行了吧。”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双手紧紧抓住了凳子。

“你最好记着别乱动。”白茜说。当她确信我真的屈服了，才放开了手。然后，她和阿葆特小姐抱着胳膊站在那儿，脸色阴沉，不放心地打量着我，好像还拿不准我是否清醒了。